

清華簡《皇門》「𣎵事」解^{*}

劉國忠

（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摘要

清華簡《皇門》中有「𣎵事」一詞，以往對它的理解有很大的分歧。清華簡《四告》篇的整理與公布，有助於我們分析該詞的確切含義。「𣎵事」實際上應該讀為「處士」，「處士」雖然沒有出任具體的官職，但因他們具有高尚的品行和出眾的才華，故而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清華簡《皇門》和《四告》的問世，使我們對處士在西周時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詞：清華簡、《皇門》、《四告》、處士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與儒家經典的形成發展研究」（項目號：16ZDA114）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價值挖掘與傳承傳播研究」（20&ZD309）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所提出的修改意見。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Chushi* in the “Huang Men” Passage of the Tsinghua Manuscripts

Liu Guo-zhong

(Beijing)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Chinese Paleography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ject” - the National Center of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discrepancies in its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word *chushi* in the “Huang Men” (“The August Gate”) passage of the Tsinghua Manuscripts. The transcription and publication of “Si Gao” (“The Four Prayers”) are of great help for analyzing its exact meaning. In fact, the word “欒事” is supposed to be interpreted as *chushi*. The *chushi* were given importance by the rulers because of their noble morality and outstanding talent, though they were not appointed as officials. The publication of “Huang Men” and “Si Gao” provided further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chushi*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Keyword: The Tsinghua Manuscripts, “Huang Men”, “Si Gao”, *chushi*

清華簡第一輯所收的《皇門》篇，亦見於傳世本的《逸周書》中，反映了周公攝政時期的歷史情景，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簡文開頭有一句話，整理報告隸定為：「朕~~鼻~~（寡）邑少（小）邦，穢（蔑）又（有）耆耆櫟（慮）事鳴（屏）朕立（位）」，¹該句的傳世本，則作「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傳世本文句中的一些訛誤，對照簡文，可以得到確認和解決，足見簡文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該篇的原貌，對於校訂本篇文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過，上述簡文中，「櫟事」的「櫟」字該如何釋讀，學者們卻存在較大的分歧。整理報告直接把該字讀為「慮」，並引《說文》「謀思也」來解釋。按照這一說法，「櫟（慮）」、「鳴（屏）」的主語均是「耆耆」，二者連動。整理報告出版後，學者們對「櫟（慮）」字釋讀提出了不同意見，或讀為「據」，或讀為「虞」，或讀為「櫪」，或讀為「御」，或讀為「處」，²等等。這其中，讀為「處」的意見最值得注意，比如王輝先生即指出：

我懷疑「櫟」應讀為「處」。「櫟」、「處」皆從「虎」得聲，例得通用。《楚辭·大招》：「魂乎歸徠，恣志慮只。」洪興祖考異：「慮一作處。」……³

我們覺得王先生把「櫟」讀為「處」是正確的，最近公布的清華簡《四告》中，有「櫟士乃（乃）豐（朋）涇（淫）晚（失）尻（居）」一句，其中的「櫟士」，整理報告即將之讀為「處士」，⁴足見該篇的整理者也採用了這一隸定。

那麼，清華簡《皇門》中的「櫟事」該如何理解呢？以往的解釋雖然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是把「櫟」字作為動詞來看待。⁵清華簡《四告》的內容提醒我們……清華簡《四告》的內容提醒我們，「櫟事」其實應該讀為「處士」（以下我們用簡

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164。

² 參見趙思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集釋及專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281-282；曹雨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三）〉疑難字詞集釋及釋文校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頁254-258。

³ 王輝：〈一粟居讀簡記（二）〉，見羅運環主編：《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474-475。後收入王輝：《視月集——王輝文存三》（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頁185。

⁴ 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110。對於該句的標點，我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些調整。

⁵ 如王輝先生認為「處」字「有決斷、辦理義」，把「耆耆處事屏朕位」理解為「年高德劭者決斷國家事務，屏藩保護君位」，見王輝：《視月集——王輝文存三》（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頁185。現在看來這一訓詁恐不確。

化的「處士」來表示)，「事」與「士」相通的例子，出土簡帛中常見，《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中即舉有許多例證，⁶茲不贅述。「耆耉」與「處士」是并列關係，該句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家很小，沒有閱歷豐富的長者和德才兼備的處士來輔佐我。周公在此對「處士」的重視，很值得我們留意。

「處士」在古代是一類很特殊的人，他們雖然沒有擔任官職，但卻具有高尚的品行和出眾的才華。《荀子·非十二子》言：「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⁷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⁸者也。」由於處士德行高潔，才華橫溢，他們雖然沒有一官半職，但在社會上卻擁有崇高的聲望，有些文獻甚至將其排在卿大夫之前，如《淮南子·俶真訓》言：「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其排列順序自下而上即是賈、農、大夫、處士。處士被列於大夫之上，可見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⁹

商、周時期最著名的處士，莫過於伊尹和呂尚。《史記·殷本紀》言：「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¹⁰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所附的文獻中，有一篇正好是伊尹與商湯討論「九主」的內容，李學勤先生已經指出即是《伊尹》一書的《九主》篇；¹¹至於呂尚，《史記·齊太公世家》則言：「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¹²文王此前已經被商紂王囚禁，他後來之所以能夠得到釋放，順利返周，呂尚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至於呂尚後來輔佐周武王滅商，受封於齊的事蹟，更為大家所熟知。東周時期的處士，則有孫叔敖，¹³以及受信陵君敬重的毛公、薛公等人。¹⁴至於

⁶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38、52。

⁷ 楊倞注：「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調安時處順也。」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01。

⁸ 「著是」一詞，不太好理解，楊倞注云：「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奸詐也。」劉台拱則疑「著是」為「著定」之誤，「言有定守，不流移也。」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01。今姑存疑。

⁹ 古人甚至還把天上的少微星稱為處士星。

¹⁰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94。

¹¹ 凌襄（李學勤）：《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11期。

¹²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478。

¹³ 《史記·循吏列傳》：「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于楚莊王，以自代也。」（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頁3099）。

¹⁴ 《史記·魏公子列傳》：「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

孔子的著名弟子顏回、仲由等人由于德才兼備，又基本上沒有做官任職，也被人視為是處士。¹⁵

由於處士沒有任官，所以人們往往也把他們等同於隱士。不過細究起來，二者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隱士是隱居不仕的士人，其主觀上即不願意出仕；而處士雖然也沒有出仕，但主要是由於客觀原因所致。處士自己對於政治其實是很關注的，其中一些處士，如伊尹、呂尚、孫叔敖等人，後來還出任官職，並在政治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學者指出：「隱士是脫離政治的，而處士則以其特殊的方式參與政治」，¹⁶這一說法還是比較準確的。至於《孟子·滕文公下》所說的「處士橫議」，¹⁷也體現了處士積極參與政治的特點。當然，按照《荀子·非十二子》的說法，戰國時代的處士與古代的處士相比較，其性質已經有所不同：「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¹⁸這可能也是造成當時「處士橫議」的重要原因之一。無論如何，處士雖然沒有官職，卻是與政治結合非常緊密的一群人，他們關注政治的情況，一旦有機會時，便會積極參與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華。

處士們由於德行出眾，而且才華橫溢，因而受到了統治者的關注，《管子·問》篇即談到，統治者在即位後，所需要查問瞭解的情況中，就包括了「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¹⁹可見處士對國家的重要性問題，也受到了管子學派的關注。

不過，從《皇門》篇來看，周公對處士的重視，可能更多地是看重他們所具有的高尚的德行，周公希望有人能夠以「嘉德之說」來開導自己，要求朝廷中的這些「大門宗子邇臣」能夠「懋揚嘉德」。周公批判了「維嬖德用」的現象，其中提到：「我王訪良言於是人，斯乃非休德以應。乃維詐詬以答，俾王之無依無助」。對於那些「媚夫」把持朝政的現象，周公則予以了指斥，希望「遺父兄眾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余一人憂」，²⁰眾所周知，周公是周代禮樂制度的制訂

頁2382)。

¹⁵ 《鹽鐵論·褒賢》曾稱顏回、仲由有「處士之行」。見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40。

¹⁶ 劉政：〈戰國時期的隱士與處士——以《戰國策》為中心〉，《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¹⁷ 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56。

¹⁸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01。

¹⁹ 黎翔鳳：《管子新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92。

²⁰ 以上引文具見清華簡《皇門》篇，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

者，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周公對於「德」與「德治」最為重視，相關的內容在《尚書》中有不少的論述。²¹而處士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品德高尚，可以在社會上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因此，周公把處士與耆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希望能有這樣的人才來助己治國，這與他一貫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最後，我們想談一談《四告》簡中的一句話：「王所立大正、小子，秉典聽任，處士乃朋淫失居，弗明厥服」，²²這句話是周公在向咎陶的禱告之詞中所說的，其主旨是揭露商朝末年政治上的亂象。整理報告未對此句作太多的解釋，我們覺得這句話是承接著前面的「有殷競蠹不若，遏失天命，昏擾天下，離殘商民，暴虐百姓，抵荒其先王天乙之猷力，顛覆厥典，咸替百成」而言的，「有殷競蠹不若，遏失天命，昏擾天下，離殘商民，暴虐百姓」云云，所講的是商王紂的各種罪行，而「王所立大正、小子」中，大正為官名，見於梁其鐘、叔良父匜、弭仲簠等器，《逸周書·嘗麥》云：「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莊述祖和朱右曾等學者已指出「大正」即是司寇（或稱大司寇），大司寇為諸正之長，故曰大正。²³至于小子，楊樹達已指出是指屬吏。²⁴「秉典聽任」，秉訓為持，典則是指法典。聽任，指聽憑，任憑，不作干涉。²⁵據《周禮·秋官·大司寇》載：「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大司寇及其屬官負責掌管國家的司法工作，他們本應秉公執法，但卻對各種違法行為聽之任之。「處士乃朋淫失居，弗明厥服」中的「朋淫」一詞，整理報告已指出見於《尚書》的《益稷》篇；或作「淫朋」，見於《洪範》，²⁶「朋」當訓為「群」，「淫」訓為「放縱」；處士本來是德行高尚之人，現在竟然都放縱自己的行為，舉止失宜，不明白自己的職

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164-165。

²¹ 參見梁濤、劉寶才：〈先秦學術思想史概述〉，《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先秦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以及錢穆：〈周公與中國文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6年）。實際上，一直到周公的孫子祭公謀父勸諫周穆王時，都非常強調德的作用，見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1988年第3期。

²²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110。標點斷句方面，我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些調整。

²³ 參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722。

²⁴ 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尚書說·酒誥》云：「小子，蓋謂屬吏，與下文『邦君御事小子』義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6。

²⁵ 《後漢書·馮魴傳》：「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成語「聽之任之」即此「聽任」的用法。

²⁶ 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112。

責所在。周公在這裏指斥商朝末年司寇和處士們的種種行徑，其實是由於當時的紂王無道使然。紂王沉湎酒色，窮兵黷武，重刑厚斂，拒諫飾非，以致「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論語·微子篇》），在這樣一種氛圍下，司寇及其僚屬不能秉公執法，而處士等人也無法以正道行世。正如《潛夫論·賢難》所言：「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²⁷而周公在《皇門》與《四告》中對於處士的重視與闡述，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初對夏、商兩朝得失興亡的總結以及重視德政的治國理念。

補記

本文寫成後，曾提交給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承辦的「《中國文字》出刊百期暨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會上宣讀。承程浩和劉偉浠兩位先生告知，簡帛網上刊發有朱國雷先生的《清華簡《四告》札記（一）》一文，也提出了類似意見。經查，朱文見於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610，與本文意見比較一致，但論述角度不太相同，讀者可以參看。

參考文獻

-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
- 王 輝：〈一票居讀簡記（二）〉，見羅運環主編：《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
-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1988年第3期。
- 李學勤：《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11期。
- 曹雨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三）〉疑難字詞集釋及釋文校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
- 梁 濤、劉寶才：〈先秦學術思想史概述〉，《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先秦卷》，西安：

²⁷ 見彭鐸校正：《潛夫論校正》，頁53頁（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

彭 鐸校正：《潛夫論校正》，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焦 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尚書說·酒誥》，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趙思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集釋及專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

劉 政：〈戰國時期的隱士與處士——以《戰國策》為中心〉，《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黎翔鳳：《管子新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錢 穆：〈周公與中國文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6年。